

仁者壽

文化名人的艺术人生
「下冊」

【世纪人生系列丛书】

上海市文史研究馆 编

沈祖炜 主编

中西書局



【世纪人生系列丛书】

仁者寿

文化名人的艺术人生

上海市文史研究馆 编 沈祖炜 主编

[下册]

中西書局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仁者寿：文化名人的艺术人生 / 上海市文史研究馆
编；沈祖炜主编. —上海：中西书局，2015.8
ISBN 978-7-5475-0894-7

I. ①仁… II. ①上… ②沈… III. ①文艺工作者—
生平事迹—上海市—现代 IV. ① K825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5)第162872号

封面书法：启 功

封底篆刻：童衍方

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资助项目

仁者寿：文化名人的艺术人生(上、下册)

上海市文史研究馆 编 沈祖炜 主编

责任编辑 毕晓燕

装帧设计 王震坤

出版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
中西书局 (www.zxpress.com.cn)

地址 上海市打浦路443号荣科大厦17F (200023)

发行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

经销 各地新华书店

印刷 上海丽佳制版印刷有限公司

开本 720×1000毫米 1/16

印张 50.25

版次 2015年8月第1版 2015年8月第1次印刷

书号 ISBN 978-7-5475-0894-7/K·177

定价 100.00元



《仁者寿：文化名人的艺术人生》

编辑委员会成员

沈祖炜 沈飞德 游 伟

解白桦 陆 斌 秦明章

赵家翔 张建华 张 鑫

主 编 沈祖炜

副 主 编 沈飞德

执行副主编 张 鑫

执行编辑 章 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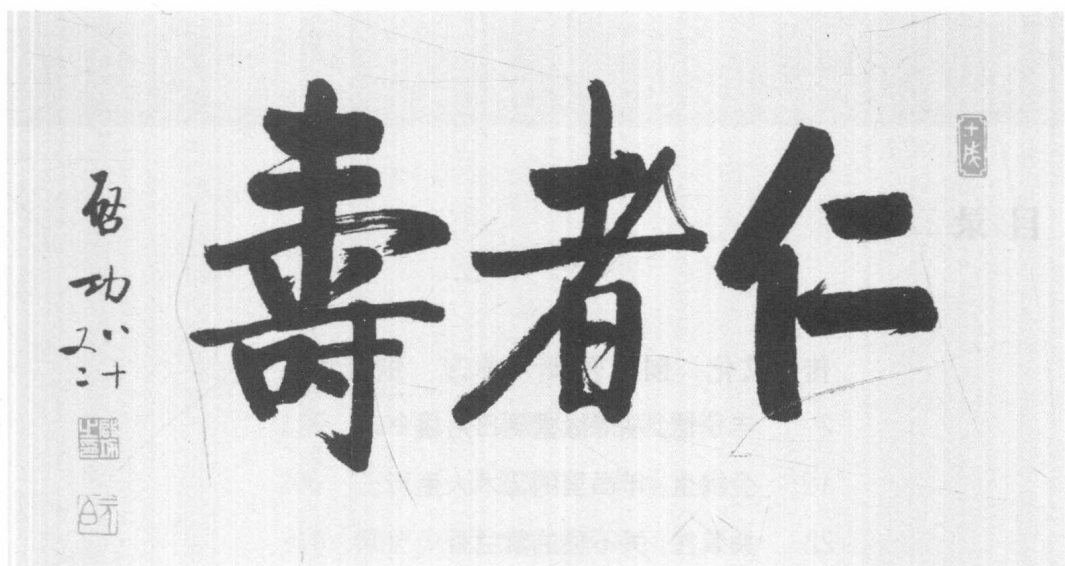
编辑

张 鑫 秦明章 章 洁

杨之立 朱 力 曹新芳

特约编审 姚以恩

装帧设计 王震坤



仁者寿 1994年作 46cm × 69cm

启功(1912—2005)曾任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、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席

目 录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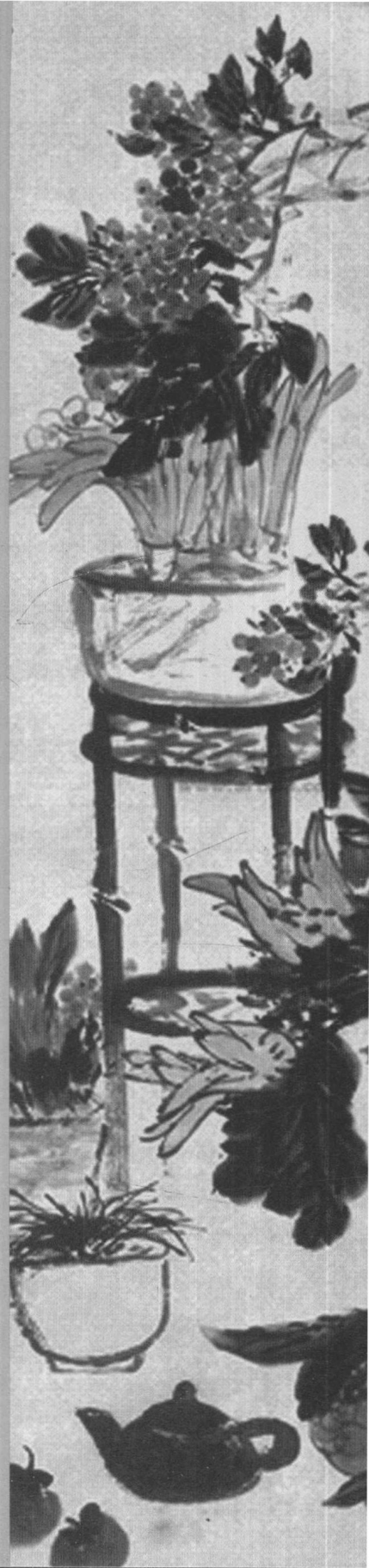
传播文化 创新艺术

- 2 丰子恺：从缘缘堂到日月楼
- 12 金梅生：年画里的艺术人生
- 22 关紫兰：关不住的紫兰香
- 34 李成勋：笔精墨妙，直逼元人
- 46 张一群：用镜头与历史人物结缘
- 58 高云龙：苦尽甘来的雕塑家
- 70 韩 敏：于无色处见繁花
- 82 汪观清：耕莘堂里一老牛
- 96 朱玉成：我以我性画神韵
- 108 龚继先：悟后方知一字无
- 126 陆全根：转益多师，博采众长
- 136 张迪平：正是江南枫红时
- 150 吴慧明：用智慧雕刻人生
- 160 毛国伦：气和神畅，而臻妙境
- 172 刘一闻：修竹嘉平堂，得润发春华
- 184 马莉莉：从小剧场走向大舞台

人生苦短 艺术乐长

- 196 陶冷月：冷月画风的海派情缘
- 206 王退斋：诗画寄情 传承文化
- 216 陆俨少：为山水画铸入诗的灵魂
- 230 吴青霞：从常州走出的“江南鲤鱼王”
- 242 赵冷月：豪华落尽见真淳
- 252 王子淦：从街头走来的“江南神剪”
- 264 方增先：登高一览众山小
- 274 陈钧德：自性心光本灿烂
- 286 梁洪涛：一曲都市里的艺术牧歌
- 298 周慧珺：一生一首翰墨诗
- 310 汤兆基：别去江海留一瓢
- 320 陈古魁：水墨清香一生缘
- 334 张 渊：师造化大器天成 得心缘坐看云起
- 346 陈 瑜：用艺术的丝带编织美丽
- 358 张静娴：与班昭相隔两千多年的心灵呼唤
- 370 孙重亮：周游艺术圣境的勇士
- 382 编后记 / 张 鑫

传播文化 创新艺术





心小了，所有的小事就大了；心大了，所有的大事都小了；看淡世事沧桑，内心安然无恙。

——丰子恺



丰子恺： 从缘缘堂到日月楼

管继平

丰子恺(1898—1975),漫画家、文学家、翻译家、美术和音乐教育家。1949年后,曾任上海市美术家协会(原华东美协)副主席、上海中国画院院长。主要代表作有《丰子恺漫画》、《缘缘堂随笔》以及译著《猎人笔记》等。1953年任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务委员。

丰子恺先生的人生,似乎与“湾”特别有缘。他出生于浙江桐乡的石门湾;早年来上海创办立达中学,居上海虹口的江湾;后又曾住过嘉兴的杨柳湾,故人称他为“三湾先生”。其实,丰子恺最后二十一年所居的陕西南路长乐村,也是一个“湾”,属以前的卢湾,所以算起来应该是“四湾”了。

熟悉丰子恺的人，几乎都知道缘缘堂。因为丰先生除了漫画出名外，那部《缘缘堂随笔》也是一样的名闻天下，几乎可与他的画同相辉映。然而说起缘缘堂，许多人都只知是桐乡石门湾的丰子恺故居——缘缘堂，殊不知此乃“只知其后，不知其先”，事实是早在此前，丰子恺就已经将他上海江湾的住处命名为缘缘堂了，而桐乡石门湾的缘缘堂，只是沿用了江湾之旧名而已。

缘缘堂里不寻常

江湾缘缘堂，是丰子恺于1926年至1933年居住的永义里27号。丰先生曾有一篇文章，记述了堂名的由来。那是1926年，丰子恺入住江湾的第一年，是年秋，弘一法师（即李叔同）途经上海，便住在丰子恺的永义里家中。某日，丰子恺和弘一法师说起要为自己的寓所命名，弘一法师就叫他在小方纸上写了许多自己喜欢而又可互相搭配的字，团成许多小纸球，撒在释迦牟尼画像前的供桌上。丰子恺随即抓了两次阄，居然拿起来的都是“缘”字，于是就定其堂名为“缘缘堂”。他当即请弘一法师题写了横额，交付九华堂装裱，挂在永义里的居室中，这就是“缘缘堂”之名的最早由来。以后虽几次搬迁，“缘缘堂”都是如影随形，直到丰子恺住进了陕西南路的长乐村，堂名才改成了日月楼。

众所周知，丰子恺在浙江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遇到了老师李叔同。完全可以说，是李叔同改变了丰子恺的人生。因为丰子恺刚进浙江一师读书时，各门功课都比较均衡。那时李叔同教他们美术和音乐，也许是老师的人格魅力和艺术气质感染了他，将他的潜力激发出来，用现在的话说就是，李叔同的“气场”特别大，一下就如磁铁般地吸引了他。所以丰子恺也就狂热地爱上了美术和音乐，尤其对美术倾注了全部心力。那段时期，丰子恺的画艺上升奇快，李叔同曾对他说：“我在南京和杭州两处教课，没有见过像你这样进步快速的人。你以后可以……”

多年后丰子恺曾撰文回忆说：那一晚先生对自己说的话，基本就决定了今后一生的志向。

李叔同是艺术领域的全才，诗词书画、音乐戏剧等无所不通，且每一门艺术

他都有极高的造诣。甚而他还将这般全才气质深深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弟子，代表人物如丰子恺，其后如钱君匋，再其后如吴颐人等，他们几乎都有一个共同特点，即艺术上不仅仅独擅一门，而是能集诸多姊妹艺术于一身，这与李叔同深厚的艺术素养以及宽博的教育理念是分不开的。丰子恺得其真传，多才多艺，聪明绝伦，他继承了老师的诗词文章、音乐书画、艺术教育等，并在美术理论、文学翻译等多个领域有所成就。尤其是他的书画和散文，独树一帜，半个多世纪以来，依然鲜活不衰，广受欢迎。

丰子恺先生在江湾缘缘堂前后住了近八年的时间，然而这短短的八年，对丰子恺的人生，却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。无法一一细数，择其三者，可知大略。其一是1927年秋，在丰子恺三十虚岁生日那天，正式从弘一法师皈依佛门，取法名“婴行”。虽说皈依并非出家，但在一个人的漫漫旅程中也是一个重要的标记。其二是1928年，为弘一法师五十寿辰，丰子恺发愿创作护生画五十幅以贺，再由弘一法师题字五十幅，于次年出版《护生画集》（第一集）。这一策划，即成为他后来花了半个世纪创作《护生画集》系列之始。因为继第一集《护生画集》问世后，丰子恺每逢弘一法师整十岁寿辰时，即创作了第二集、第三集等《护生画集》以为纪念，直至弘一法师的百岁冥寿前，丰子恺为读者留下了六集《护生画集》。然而，在创作最后一集时，“文革”已经开始，丰子恺为了践行自己对老师许下的诺言，只能悄悄地提前画成。所谓“盖棺有日，出版无期”，遗憾的是丰子恺未能等到画集出版，便撒手西归矣。其三是1931年，一本题为《缘缘堂随笔》的薄册子由开明书店出版，收了丰子恺二十篇散文，这可是丰子恺问世的第一本散文集，意义自然非同一般。其后丰子恺又出版了《缘缘堂再笔》和《缘缘堂续笔》，其含蓄幽默的文风，与他的漫画一样脍炙人口，比起散文名家梁实秋的《雅舍小品》来，还真称得上是“一时瑜亮”。

漫画书法相益彰

在我儿时的阅读中，作为画家的丰子恺，大概是我最早遇上的一位大师级

人物了。不过儿时所接触的只是他的漫画,并不知道他就是大师。而且那时读他的画,或许还不懂得其中的深刻寓意,只是觉得亲切自然,寥寥数笔,居然神情意态活灵活现。

时间一晃就是三十多年,但儿时的读画印象总是难以磨灭,有好几幅丰子恺的画都被深深地刻进记忆中,几乎是永生不忘了。如《人散后,一钩新月凉如水》,又如《红了樱桃,绿了芭蕉》等,每每想到这些标题,其独特风格的画面随之就映现眼前。丰子恺作画常喜以古诗词句为题,用笔非常含蓄,线条也极其简略,然意境幽远,给人留下无限的想象空间。他笔下的人物甚至不必点睛也一样栩栩如生,大有以少胜多、以四两拨千斤之功力。1924年,由郑振铎主编的《文学周报》开始刊发丰子恺的《燕归人未归》等多幅画作,并冠以“子恺漫画”的题头。或许,这就是中国最早出现的“漫画”一说了。以后时有人将丰子恺誉为中国漫画的创始人,但丰子恺先生却显示了一位伟大艺术家虚怀若谷的崇高品质,他说:“国人皆以为漫画在中国由吾创始,实质陈师曾在太平洋报所载毛笔略画,题意潇洒,用笔简劲,实为中国漫画之始。”

丰子恺早年学画时就曾受到日本画家竹久梦二画风的影响,后又获中国画家陈师曾的启发,虽然他后来已经完全形成了自己的独特风格,但说到漫画的创始之功,丰子恺却不掠人之美,表现出传统文人谦退坦荡的君子之风。

曾有评论者说,丰子恺虽为李叔同的学生,在艺术上受到极大影响,但唯有其书法未受先生的书风所左右,而是完全走了自己的路。对此观点我则颇不敢苟同,虽然从形式上看,丰子恺的书法与弘一法师晚年创下的恬静、冲逸的超脱书风,似乎有很大差别,但若是追本溯源,其实他们都是从魏碑入手,源出一脉。丰子恺进入浙江一师后,除了美术和音乐,在书法上也开始博涉多家,如二爨、张猛龙、龙门二十品等,其实这些都是李叔同的强项,或者完全也可理解为,这些碑帖都是在李叔同的指导下临习的。我曾就此书法话题专门请教过丰子恺的幼女、如今也耄耋高龄的丰一吟女史,一吟老师说,父亲的书法后来虽是从索靖《月仪帖》化出,但早期所临习的魏碑还是很多。她回忆儿时父亲让她也学

魏碑，并且直接取弘一法师写的魏碑字帖给她临写，并说古碑帖上的字迹斑驳漫漶，你们小孩子看不清，还不如照弘一法师的写更贴切。

由此可见丰子恺对老师书法的推崇与信赖。或许正是因为丰子恺跟着弘一法师在魏碑书法上打下了极深的根底，他后来方能运用自如地出古人新，博采众长。丰子恺书法的用笔非常雄浑，尽管他的画线条飘逸，但却笔笔稳重沉着，就“像箭头钉入坚石似的”。丰子恺曾对著名美学家朱光潜先生表示：近来在习章草，每遇在画方面长进停滞时，便写字，写了一些时候之后，再丢开来作画，会发现画就有长进。如此书画交替，互为相长。

我们观丰子恺先生的书法，其实就是一幅画。记得小时候，我在刚接触丰子恺书法时觉得很习惯，感觉乱乱的，一点也没觉得好。但随着自己阅历的加深、鉴赏力的提高，愈来愈感受到丰子恺书法的魅力。他的书法，看似大小参差错落，欹正相间，但他线条之生涩凝练、行笔之节奏变幻、气息之生动自然，实在令人读之再三，叹服不已！

日月楼中日月长

继江湾之后，人们最熟知的就是石门湾的缘缘堂。不过，我们今天所见丰子恺故乡的缘缘堂，其实已是1984年于旧址上的重建，因为原先的缘缘堂才修建了五年，就于1938年为日军的炮火所炸毁，为此丰子恺曾写了多篇类似《还我缘缘堂》的控诉檄文，以示其愤慨之情。

失去了故乡缘缘堂之后的十数年中，战乱频仍，丰子恺居无定所，为了生计著书或教书，辗转颠沛于江西、湖南、重庆、浙江、福建等地。直至解放后，先后被聘为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务委员、上海市美术家协会副主席等，生活才终于安定，迁居至陕西南路的长乐村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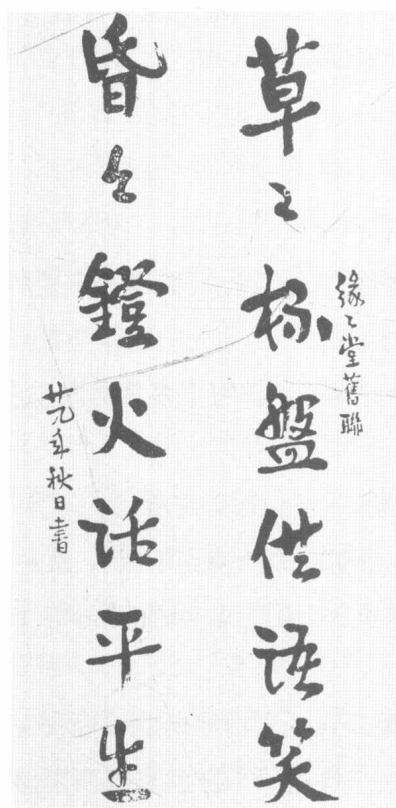
说起陕西南路，我每天上班的路上几乎都要经过。在由南向北接近长乐路时，有几排西班牙式的住宅弄堂映现其右，这一块花园小区就是陕西南路39弄的长乐村。以前我每每瞥见它，就会想起丰子恺曾有一张经典的照片：



李叔同出家前与弟子刘质平(左)、丰子恺(右)合影,1918年摄于杭州。



丰子恺漫画作品《红了樱桃,绿了芭蕉》。



丰子恺书法作品。

站在弄口的他长髯飘拂,戴一副圆形的黑框眼镜,脸上似乎挂着一点笑,但神情是那样的纯净、仁慈、和善,而且,气质上又显得非常的超脱,大有风神潇散之致。

在上海,陕西南路大概还算不上是一条很有特色的路。与周边的几条马路相比,论繁华热闹,她不及淮海中路;说诗意优雅,她不及茂名南路;倘若要讲舒适幽静,她又略逊于西边那短短的东湖路了。然而那些繁华和优雅,其实在我的心里都无甚紧要,由于丰子恺先生之缘,陕西南路这一段,就美妙得不一般了。每次



1955年夏天丰子恺和家人于莫干山。



丰子恺在长乐村弄堂口。

经过时，我都会放慢速度，透过栅栏内影影绰绰的身影，期待着一种与大师邂逅的幻觉。

丰子恺是一位开朗随缘、豁达善良的人，自从1954年9月迁居至此，他晚年便留在了这里。据说此地原属德国侨民的乡村俱乐部，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，又归法租界管辖，名为凡尔登花园。直至今日，我们依然可见临街有一家酒吧挂着“凡尔登”的牌子，想必就是沿袭了花园旧名。丰子恺居住的是靠近路边的一幢：39弄93号。从建筑外观看，这几排西式里弄的格局一如其旧，似乎还是能依稀感觉到当年的旧景。院子前花木扶疏，环境幽然；二楼的朝南窗有个小阳台，阳台中部呈三角形凸出，并形成房屋中心的尖顶状，轻巧而美观。丰子恺的书房就在二楼的南窗内，白天可坐拥阳光，夜晚则穿牖望月，所以他便将自己的书房命名为：日月楼。后来，著名学者马一浮，也是丰子恺非常敬重的一位先生，还专门为他的日月楼写了一副对联：星河界里星河转，日月楼中日月长。

然而，从1954年至1975年，日月楼中的日月对丰子恺来说，并不悠长。本

想于此安度余生的他，却不料遭受了一场“文革”大劫难，应该说这是一场袭向他生命暮年的劫难，比之丰子恺中年时所经受的战乱流亡，在心灵上则更受摧残。

“文革”祸起，丰子恺的散文和漫画，尽被荒唐解读，《阿咪》一文中的



丰子恺漫画作品《日月楼中日月长》。

一句“猫伯伯”，被斥为影射伟大领袖；《昨日豆花棚下过，忽然迎面好风吹》一画，被说是欢迎蒋匪反攻大陆；明明是歌颂和平的漫画《炮弹作花瓶，人世无战争》，却被反诬是迎合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……一切都是那么的荒谬之至，一切又是那么的不容申辩。于是，“反动学术权威”、“反革命黑画家”、“反共老手”等莫须有的罪名，统统加在了丰子恺的头上，甚至，丰子恺还成为上海市十大重点批斗对象之一。

已经年届古稀的丰子恺，作为批斗对象，每天都要到画院“鞠躬请罪”，并接受“监督劳动”，扫地、擦玻璃窗等。据漫画家张乐平回忆，身为美协主席的丰子恺，每次在批斗中也总是首当其冲，胸前挂着写有“打倒××”的牌子，被强行按着坐“喷气式飞机”，而他和沈柔坚则作为美协副主席轮流“陪斗”。忽有一次在批斗会上，张乐平突然被当成了“主角”，后发现原来是胸前错挂了“打倒丰子恺”的挂牌。批斗会完，丰、张、沈三人私下还以此当作笑谈。

尽管遭受不断的凌辱，但具有佛性文心的丰子恺却处之泰然，始终未有消沉。一次在画院，他被冲入的一批造反派蛮横地拉到草坪上“示众”，并粗暴地将一桶热糍糊倒在他的后背上，再贴上大字报……然而，在外受了再大的屈辱，为了怕家人难受，为了不让孩子们担惊受怕，每天回家，他总是保持原来的精神，照常喝酒，晚上八九点钟入睡，早晨四五点钟即起床，利用那一段无人干扰